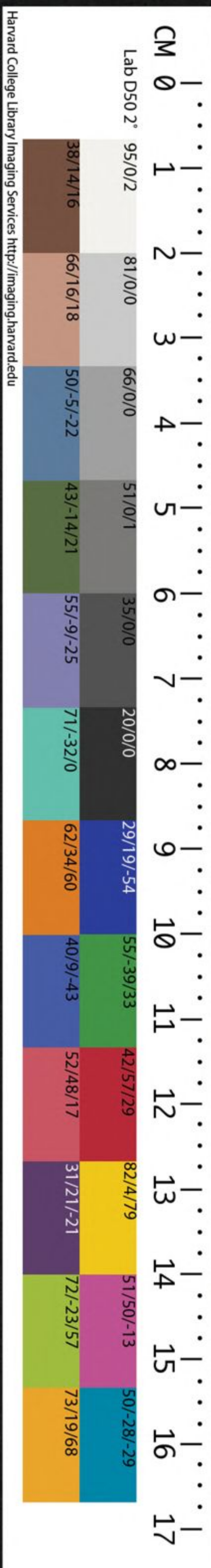


T 25<sup>14</sup>/822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on the lef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Blank page on the right with some minor stains and discoloration.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卷

宋

武帝 劉裕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沈

約

漢氏載祀四百比祚隆周雖復四海橫潰而民繫劉氏慄慄黔首未有遷奉之心魏武直以兵威服衆故能坐移天曆鼎雖改而民未忘漢及魏室衰孤怨非結下晉藉宰輔之柄因皇族之微世擅重權用基王業至於宋祖受命義越前模晉自社廟南遷祿去公室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位雖存主威又謝桓温雄才盖世動高一時移鼎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茲以後晉道彌昏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末釁桓玄藉運乘時加以先

哈佛大學哈佛宗  
圖書館珍藏印

沈約

父之業因基革命人無異心高祖地非桓文衆無一旅魯不浹  
旬夷凶剪暴祀晉配天不失舊物誅內清外功格區宇至於鍾  
石變聲柴天改物民已去晉異於延康之初功實靖亂又殊咸  
熙之末是以恭皇高遜殆均釋負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魏  
晉采其名高祖收其實矣盛哉

文帝 義隆

沈約 梁

太祖初年特秀顧無傳保之嚴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稟君人之  
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文網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恒科爵無  
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謐如也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永平  
故事自茲厥後亦每以元嘉為言斯固盛矣授將遣帥垂分閩

之命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畧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旨雖  
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賊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衾衽難  
結商豎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也嗚呼哀哉

武帝 少帝文帝

顧充

昔劉裕接晉祚之衰丁桓玄之亂奮農畝起布衣生擒數天子  
以取江左猶復介介然於亡國之一夫而必欲死之口誅筆伐  
則裕也弑逆之罪當為天下首惡矣故身沒未幾而二子不得  
其死傳世八葉而六主不以壽終古曰心狠敗國此之謂哉嗣  
主不綱身遭廢弑文帝以晉文景以上人而承大位親臨聽訟  
重民命也像寺有禁予知節也書鑄渾儀予象器也修孔子廟

嘉崇文也餞羨貴而示識饑苦誠義恭而勉以寬仁故三十年  
間四境之內戶口蕃息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朝廷清  
明而天下安靜雖不能純法八世而元嘉之理亦足以比前漢  
之文景矣然黑衣克位五臣秉軸欲恢復河南以還舊境而萬  
里長城若檀道濟先以威多廢身噫崔嵬不崩賴彼峽岬宋獨  
賴一道濟而道濟壞矣乃謀諸白面之書生不足憚之吳子輩  
所謂將涉千里而殺騏驎策蹇驢者也卒之魏人飲馬長江攻  
破六州黔黎瀟條生靈磔裂燕巢林木雞犬罕音而美政不終  
吁擅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耶

明帝

顧充

湘東初即位而尋陽兵起所在皆送款承風休仁之師方出而  
子勛之帝已稱於手湘東大祖之昭普安世祖之穆雖云並可  
當璧然一淵不兩蛟一栖不兩雄今社稷有奉而復尋干戈是  
爭矣故綱目以討江州書之何鄧琬之抵書投地欲開端門以  
亟死耶臺兵既克誠宜砥躬勵行何至其後肆淫心而出暴政  
以無罪殺其禘以射雉殺休佑以慮後殺休仁以和厚殺休若  
勦拉同氣剪落洪枝而世祖二十八子靡一子遺吾聞春雨潤  
物自葉流根鴟鶚惜功愛子及室忍矣哉其秉心也又至裸婦  
人而為樂奕飛碁而不悟高湘宮為功德而煎靡百姓賣兒貼  
婦之錢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斯人也果禮可繩而法可糾

哉

謝晦

沈約梁

謝晦坐璽封違謬遂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之識治宰臣之稱職也夫孥戮所施事行重釁左黜或用義止輕愆輕愆物之所輕重釁人之所重故斧鉞希行於世徽簡日用於朝雖貴臣細故不以任隆弛法至乎下肅上尊用此道也自太祖臨務茲典稍違網以疏行法為恩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諛愈甚自非許竊深私陵陷密諱則左降之條不行於權威若有身觸盛旨釁非國刑免書戮至弔客固望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上多弛行網維不舉而綱目隨之是以吉人防著在微慎大由

小蓋為此云

蔡廓

沈約梁

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恥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象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謝靈運

沈約梁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剏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彖所因四始攸係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道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

塵於後英詞潤金石高誼溥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  
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  
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又  
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則乃以情締  
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  
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盾為體並標  
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飀流所始莫  
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  
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之糾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  
皮之高韻遺風餘列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

柱下博物比乎七篇馳騁文辭羨單乎此自建封暨乎義熙歷  
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迺麗  
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  
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并方軌前  
秀垂範後昆若夫敷任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  
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  
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  
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  
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

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非由思至張  
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去之知音者有以得之  
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袁淑

沈約梁

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舜華朝露未足以言也其間天遽曾  
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沒嬰心徒以靈化照遠生不再來  
雖天行路險而未之斯遇謂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據洪  
圖而輕天下恠寸陰而賤尺璧若乃義重平生空炳前誥投軀  
殉主世罕其人若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耳

顏延之

沈約梁

出身事主雖羨在忘私至於君親兩既事無同濟為子為臣各  
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恒儀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遠  
據筆數罪陵讎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為忠無聞前誥  
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斯以申人之孝食子放  
鹿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一家不從政豈  
不以年薄桑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况顛沛之道  
慮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羨愜夫豈或免

順帝

顧充

楊玉夫等弒李昱王敬則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道成褚淵曰  
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迎立安成王自後王儉吐所難吐褚



求為齊官共為齷齪舐糠之態別宮令出而後身願弗生帝  
王家水運告謝而宋社屋矣嗟乎嗟乎今日之事豈所甘心乎  
劉氏先取司馬家如此而道成之取劉也亦如此如持左券交  
手相付吾以是知天道之好還絲粟不爽也

袁粲

沈約梁

闢運創基非機變無以通其務世及繼體非忠貞無以守其業闢  
運之君千載一有世及之主無乏於時 須機變之用短資

忠貞之路長也故漢室

文舉不屈曹氏魏昂將移夏侯羨

不北面若悉以二子為心則兩代宜不亡矣袁粲清標簡貴任  
苟負圖朝野之望雖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滅

豈所謂羨重於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昔王經被  
旌於晉世粲等亦改葬于聖朝盛代同符羨矣

袁粲

方孝孺明

管仲王者之罪人也孔子蓋耻稱之然至於論其功則深許之  
為仁管仲之非仁孔子寧有不知者乎終不沒其善而與之者  
其意以謂律之以王道則天下無全人有功於王而不免於誅  
則人不復知尊周為義而亂臣陵上者愈肆矣故取其事而不  
究其心稱其可稱者而其罪自不能掩聖人之行法如雷電霜  
雪以殺伐為威而生物之意未嘗不寓乎其間大羨與大仁兼  
用而不相悖人焉有不勸者乎後世之好為言論者持法大刻

而責人太備或以已之不及而意人之皆然極排曲詆使豕夫  
智士不獲自全乎世此大患也沈約齊之鬻國小人袁粲宋之  
忠義大臣也粲拒蕭道成而不納結諸將而謀誅之勁氣峻節  
可比漢王陵王允凜然有古豪傑風視褚淵輩直狐鼠耳其計  
之失在乎知人不審而以謀語淵乃淵負粲而敗非粲負社稷  
也使天未遽亡宋斬道成而夷其黨於粲何有哉其不能成功  
者特以威權去已道成之勢已盛而然非粲過也約不明其本  
心而文致細故以罪粲謂粲不肯當事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  
及於敗此何足罪粲乎論人之事當考其時君之所好惡攝裳  
露脛於朝廷之上則為慢涉水之攝裳雖及股不可謂之不恭  
何者非其本心也宋明帝以苛暴御下不欲政出群臣內外之  
臣有威望者必翦除之粲不敢招權以抗其君故遺釋勢利使  
其君不疑競進趨附之徒却去而不與接事君之豢宜是也夫  
豈有過哉然攘利鄙夫不達君子之道觀其罪粲之言其心可  
知矣區區富貴曾何足言而求之者棄名節捐禮義不顧軀而  
惟恐失之如約之所得不足以當一笑甚至於鬻國弑君以固  
其寵而卒不免悵悵而已奚若守道以死之為愈乎後之患失  
而貪得者視粲與約亦可以知所處矣

耗狗嘆

李東陽明

石頭城中鎮將死父忠臣兒孝子袁家小兒匿不住乳母怒門

生喜殺即君要厚利天地鬼神須鑒汝闔場開斃狗戲狗噬狂  
生如噬矢狗亦有知能報主齊朝司空空空姓褚

### 袁粲幼見

初袁粲以謀告褚淵欲與褚淵共事淵乃發其事故蕭道成得  
謀殺之粲幼見死後靈慶常見兒騎斃狗戲如平日經年餘闔  
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  
狗即袁郎所常騎也後道成以淵為司空樂府中就狗上罵門  
生為矢又罵司空不如狗真入妙處

### 袁粲

王世貞明

袁景倩抗節而死於石頭史稱其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身  
居劇任不肯當事閒居高臥門無雜賓故及於敗而裴子野之  
論亦曰景倩名望國華受付托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  
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  
裏出萬死而不辭蓋雖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余謂景倩  
誠名義士也其才固不足言雖然凡其所以後之不能振者皆  
其獲全於猜暴者也當泰始之末湘東之悻益甚以建安之勛  
親王景文之懿密而皆不免景倩苟自強勵為援接而收物情  
當其時亦且伏金罍之賜矣觀景文表解揚州湘東報曰人居  
貴要但聞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載位不過執戟權亢人  
世今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為令居之不

疑人情向桀澹然亦復不改此乃桀之所以為全者也凡始之  
所以全皆其後之所以不振者也雖然居上宰之位當毋憂則  
解職不以勢奪情聞桂陽之變則扶曳入殿墨曹策騎不以私  
奪公承蒼梧之難則出東府陰謀討賊不以身奪節至於臣死  
忠子死孝為桀者亦可以無愧矣蓋其伯父淑嘗事逆卻於東  
宮弒逆之夕以不從見殺贈大尉謚忠獻天下歸其節而至於  
桀乃獨施異議焉夫桀不死不失作謝朓而淑不死乃作蕭斌  
淑之死亦寧能如桀哉

何承天

沈約梁

治邊之術前世言之詳矣夫戎夷狡黠迅難虞必宜完其障  
塞謹以鋒柝使來逕可防去塗易梗然後乃能禁暴止姦養威攘  
寇漢世按秦舊迹嚴塞以限外夷吳魏交戰亦以江淮為疆場  
莫不先憑地險却保民和且守且耕伺釁乘隙高祖受命王畧  
未遠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濶盛衰既兆用啓戎心蓋由王業  
始基經創多闕先內後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分青置境無  
圍守之宜闕耕戰之畧恃寇不來遂無其備周漢二策在宋頓  
亡遂致胡馬橫行魯無藩落之固使士民跼蒼天踳厚地繫虜  
俘囚而無所控告哀哉承天安邊論博而篤矣載之云爾

蕭道成

蘇轍宋

蕭道成屬劉宋傾危蒼梧暴靈百姓懍懍命懸朝夕當是時果

有忠宋之心與袁粲等協謀廢黜異姓建立宗藩以隆宋祚為  
末忠臣此上計也如其不能正蒼梧之偽冒明劉氏之已絕播  
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儉正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終之  
詔事幾脗合亦庶幾近正矣乃自立順帝北面事之既已委質  
為臣又欲窺圖禪代取國未幾復行弒逆盡勦劉氏之族而殄  
其祀齊祚之不長豈無故耶然其篡國之後以身率下以儉化  
民不御精細之物不好珠玉之玩內殿黃紗帳宮人着紫披履  
珍竒異物棄毀不用而又訪政術於劉讞誨得失於群臣亦足  
為一代之賢主矣

南齊

高帝

蕭道成

蕭子顯

梁

荀卿有言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漢高神武駿聖觀  
秦氏東遊蓋是雅多大言非是自知天命光武聞少公之論識  
亦特一時之笑語魏武初起義兵所期征西之墓晉室不內迫  
曹爽豈有定霸浮橋宋氏崛起匹夫兵由義立一世推雄卒開  
鼎祚宋氏正位八君十年五紀四絕長嫡二稱中興內難邊虞  
兵甲世動太祖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拯時艱龍德  
在田見猜雲雨之迹及蒼梧暴雲釁結朝野百姓慄慄命懸朝  
夕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震主利器難以假人群才戮力實  
懷尺寸之均豈其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乎  
此雖至公於四海而運實時來無心於黃屋而道隨物變應而

不為此皇齊所以集大命也

高帝武帝

顧克

蕭道成之仕宋也無大功于天下遽以王褚之謀不遺一鏃不絕一絃不陳一兵不頓一戟禪其君位而有之故綱目於其篡也書稱書廢書徙書弑不為少諱而篤猶子之愛階之於禍則當攘位之初而伐枝之斧反噬之狼已在肘腋間矣後能以身率下以儉化人珍奇異物毀棄不用欲使金土同價其勤儉之風亦有足紀者世祖剖毅有斷惟總大體革晉宋之弊政而以富國為先外好強魏內保舊基封刃行誅玩法者斂手故永明之世府庫充溢內外宴然雖宮室苑囿頗好華麗遊宴雕綺未

能頓遣亦有齊之良主也但長沙武陵以宜厚而失寵已見於愛羽毛之諷而猿子墜崖戚然致感於父子之間似於骨肉之愛為太簡耳

明帝

顧克

鬱林被弑新安嗣之而政由鸞出鄱陽王等七人以無罪見殺衡陽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刑日月之相伴動貪夫扼新安之腕以攘之位而再行弑逆魏主臨江詰其廢立之故雖崔慶遠有宣帝之比不亦醜顏天壤耶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其鸞之謂也疑忌橫生術數是用香火流涕殄滅十王禪太祖世祖世宗之後薰歆燼滅弱子單孫之祭曾不得享誠所謂豺

狼之性有甚無悛者矣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獨不思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去之則本根失庇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况為君乎盖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宜然也

褚淵王儉

蕭子顯梁

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託粲既死節於宋氏而淵逢吳運世之非責淵者衆矣臣請論之夫湯武之迹異乎堯舜伊呂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足為證也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昭彖皆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官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為晉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為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任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盼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名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祿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固人主之所同繆世情之過差也

劉瓛陸澄

蕭子顯梁

儒風在世立人之正道聖德微言百代之通訓洙泗既往義乖七十稷下橫論屈服千人自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石渠朋黨之事白虎同異之說六經五典各信師言嗣守章句期乎

勿失西京儒士莫有獨擅東都學術鄭賈先行康成主炎漢之  
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並軌故老以為前修後生未之敢  
異而王肅依經辨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  
多行晋代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于時不絕而罕復專家晋世  
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閒業服膺典藝斯風不純二代以來  
為教衰矣建元北運戎警未夷天子少為諸生端拱以思儒業  
載戢干戈遽詔庠序永明纂襲克隆均校王儉為輔長於經禮  
朝廷仰其風胄子觀其則由是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  
此焉彌盛建武繼立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無術學校雖設  
前軌難追劉瓛成馬鄭之異時學徒以為師範虎門初闢法駕  
親臨待問無五更之禮充庭闕蒲輪之御身終下秩道義空存  
斯固進賢之責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卑位或隱世辭榮者別  
著于篇云

涪陵王

寶卷

和帝

寶融

附蕭衍

顧克

寶卷耳厭聞羨目惡覩仁而兇惡熾禍乃敕秉軸六貴比肩阿  
父阿兄居右地寶孫儀子凌大臣趙鬼讀西京而殿壁塗麝潘  
妃有國色而步步生蓮芳樂窮奇躬親裨販政弛事廢頑冥不  
移故綱目於寶卷多特筆遙光書起兵而不書及顯達書舉兵  
而不書及慧景書還兵而不書及不書及何予之也何予之惡  
寶卷也蕭衍乘機以雪門恥寶融因變以廢涪陵廢之何惡寶



寶卷宜廢也國珍等弒寶卷而寶融手移大位惜和帝之立徒擁虛器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齊祚已終當乘其運而梁王之爵封自謂應天從人取天下於明帝家而巴陵為醱醪死矣於乎高帝欲為子孫計以盡滅劉氏之裔而子孫亦塗炭於建武明帝亦欲為子孫計以盡滅本宗之派而子孫亦傾覆於梁王夫然後知賊人以自利者乃積禍以召殃者也其後梁王立而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以壽終豈非重戒乎此耶吁子恪兄弟可以生也而巴陵王胡忍其死也

王融謝朓

蕭子顯梁

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艾定中原彌見金德

之不競也元嘉再畧河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諫雖有戰爭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永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取經畧心旨慙慙表奏若使宮車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效或不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久為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賈誼終軍之流亞乎

梁武帝

蕭衍

姚思廉唐

齊季告終君臨昏虐天棄神怒衆叛親離高祖英武睿哲表起焚鄧伏旗建號濡足救焚總蒼兕之師翼龍豹之陣雲驟雷駭剪暴夷凶萬邦樂推三靈改卜於是御鳳曆握龍圖闢四門弘招賢之路納十亂引諒直之規興文學修郊祀治五禮定六律

四聰既達萬幾期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加以天祥地瑞無絕  
歲時征賦所及之鄉文軌旁通之地南超萬里西拓五千其中  
瓌財重寶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闕庭二四十年斯為  
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及乎耄年委事群倖而朱异之徒  
作威作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服冕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經  
混亂賞罰無章小人道長抑此之謂也賈誼云可為痛哭者矣  
遂使滔天羯寇承間掩襲鷙羽流王屋金契辱乘輿塗炭黎元  
黍離宮室嗚呼天道何其酷焉雖曆數斯窮蓋亦人事然也

梁

武帝

梁朝總論

魏

徵唐

高祖圖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為博物允文允武多藝  
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凶肆虐天倫及禍叔合義旅  
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雷擊湘郢剪離德如  
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畧固無得而稱矣既懸白旗之  
首方應皇天之睠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  
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  
衝尊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千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  
焉魏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斷彫為樸慕名  
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  
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廁蒼頭之位高  
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

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慾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  
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鳳德  
已衰惑于聽受權在奸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慕年  
愈甚見利而動慢諫遠卜開門揖寇棄好即仇爨起蕭牆禍成  
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  
噫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為危既成  
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  
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剝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  
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聰慧過人神采秀發多聞博達  
富瞻詞藻然文艷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滛麗羨罕跡通哀思之

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頌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  
多難桀逆搆扇巨猾滔天始似姜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  
蒼天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群后釋位投袂勤王元  
帝以槃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  
劍嘗膽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缺  
望坐觀時變以為身幸不忿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  
忌酷多行無禮騁智辨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膂  
謀臣或顧盼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俎醢朝之君子相顧慄然  
自謂安若泰山舉無遺策怵於邪說即安剗楚雖元惡克翦社  
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監此焉假手天道人事

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讎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于已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為高讓歟

武帝

梁

南宮靖

宋

蕭衍以齊之同姓世系有考遭時昏亂遂遷齊鼎是為梁武帝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度政冬月四更即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破裂天性沉重雖居暗室常整衣冠小坐暑天未嘗褰袒下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又却封禪之請選庶平之吏齊氏宗

屬待以赤心使皆得以老死牖下晉宋南北以降鮮能及之天監之世時和歲豐海內無事自江左年踰二百未有盛於斯者然晚節末路釁起蕭牆禍成戎羯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金甌遂闕寶鼎屢移為千古所閔笑其故何哉議者謂帝信朱异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其禍遂至於此不知帝崇尚釋教變夏為夷堂堂衮冕至加夷狄之衣宗廟去牲至於不復血食如是則不待侯景入國而江左已為夷狄之區不待社稷變遷而蕭梁之宗廟不血食久矣其後臣叛其君子叛其父命正德而正德叛命邵陵而邵陵叛命柳仲禮而柳仲禮叛甚至蕭止表叛於鍾離袁君正叛於吳郡元景仲叛於廣

州莊鐵叛於豫章雖有子及孫莫不遷延顧望畧無為君父討賊之意夫以浮屠氏之學棄君臣絕父子而未流之禍其烈如此有國家者尚欲崇奉其教而不悟焉果何為哉

武帝

梁

顧充

蕭衍以齊之同姓負龍行虎步之相起義襄陽宰制天下及在位勤於度政斷郡縣之獻奉赦告粉之代死修孔子之廟以崇文教通好于魏以求息民故天監之世時和年豐四境無事江左踰二百年未有盛于斯者奈何至其晚年九五居尊其為自屈窮土木而飾寺宇朝談釋而暮言老郊廟之祭不荐毛血文錦之織禁為人獸似有志於求佛者殊不知若欲求佛即心是

佛梁主以詐力攘人之國弑人之君滅人之子姓且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萬衆而魚鱉之不恤焉是欲心也非戒心也是貪心也非清淨心也是忍心也非普愛廣度心也噫嘻是心而可以求佛耶又至其後信牧守來降之夢而納侯景內附之謀全景將戮之首崇景非次之榮為朝廷一客已非計矣而東魏高澄復許通好貞陽且至侯景夕返壽陽之舉固吳老公之薄心腸速之耳正德因以稱帝而強弩衝城長戈指闕俾江黃士子天折霧露之中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所謂見黃雀忘深井者也卒之殃及禍延形銷貌悴未能種利益福田不聞遊極樂國土無由汎大圓覺海而獲果報於臺城徒使杜弼周弘正

咸顯先見之明而金甌傷缺拋擲春風吁捨身同泰猶可贖也捨身侯景不可贖也自得之而自失之豈意事佛求福而反得禍哉

評 不責武帝事佛而責武帝非能事佛者又是一種生意

范雲沈約

姚察陳

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慄慄黔黎命懸晷漏高祖義拯橫潰志寧區夏謀謹帷幄實寄良平至于范雲沈約恭預締構替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贍濟務益時約高才博學名亞遷董俱屬興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江淹任昉

姚察陳

觀夫一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淹能沉静昉持內行並以名位終始宜哉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上秩顯贈亦末由也已

謝朓

姚察陳

謝朓之於宋代蓋忠義者與當齊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善其疎蔣之流乎及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來仕首陟臺司極出處之致矣

徐勉

姚察陳

徐勉少而厲志忘食發憤修身慎言行擇交遊運屬興王依光日月故能明經術以綰青紫出閭閻而取卿相及居重任竭誠

事主動師古始依則先王提衡端軌物無異議為梁宗臣盛矣  
來昂

姚思廉

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華歲寒之心來千里  
命屬崩離身逢厄季雖獨夫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  
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屬梁室台昂何其美焉

蕭子恪

姚察陳

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晉因宰輔乃移魏曆異乎古之禪受以  
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絕民望然劉燁曹志猶顯於朝及宋  
遂為廢姓而齊代宋之戚屬一皆殲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  
梁革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群從並隨才任職通貴滿朝

不失於舊豈惟魏與晉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度  
越前代矣

朱异賀琛

姚察陳

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  
异賀琛並起微賤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异遂徼  
寵幸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實异之  
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  
濫失於勸沮何以為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乎

王僧辯

姚思廉

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任及

剋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勳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  
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豢  
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乎忠義何忠義之遠矣  
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

侯景

姚思廉

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然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時屯陽九蓋  
在茲焉若乃侯景小豎數換本國識不固身勇非出類而王偉  
為其謀主成此姦慝驅率醜徒陵江直濟長戟強弩淪覆宮闕  
禍纏宸極毒徧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其篡盜之禍嗚呼國之  
將亡必降妖孽雖曰人事抑乃天時昔夷羿亂夏犬戎厄周漢  
則莽卓流災晉則敦玄構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陳

太祖

陳霸先

南宮靖一

宋

陳霸先本自單微遭時屯剝屬臺城告禍梁祚播遷選將練兵  
勦除元惡三四年間遂移梁祚篡梁之後務從儉素常膳不過  
數品後宮不飾金玉然帝即位纔五日禮樂刑政百未一舉顧  
乃躬蹈梁武卑賤之迹出佛牙設無遮會效胡人膜拜於觀闕  
前而不知恥曾未幾年又復幸寺捨身貽謀之道果如是乎黃  
塵汚衣不待賀若弼韓擒虎之來而魄兆已先見矣

陳霸先

顧克

陳霸先斬僧辯握重權持兵柄厭為臣子思為君父而禪梁之



位又遂稱皇帝矣篡位之後善政無聞而汲汲祀蔣帝以德私  
祐又未幾而捨身莊嚴以尋舊轍即其開國舉動要非所以規  
模後世矣雖從政寬簡儉素是尚亦奚足收齒乎

陳霸先

姚察陳

高祖英畧大度應變無方蓋漢高魏武之亞矣及西都盪覆誠  
貫天人王僧辯闕伊尹之才空結桐宮之憤貞陽假秦兵之送  
不思穆羸之泣高祖乃蹈玄機而撫末運乘勢隙而振橫流王  
迹所基始自於此何啻戡黎升郟之捷而已焉故於慎徽時序  
之世變聲改物之辰兆庶歸以謳歌炎靈去如釋負方之前代  
何其美乎

江總姚察

姚思廉唐

江總持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雅允朝望史官先  
臣稟茲令德光斯百行可以厲風俗可以原人倫至于九流七  
畧之書名山石寶之記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莫不窮  
研旨奧遍探坎井故道冠人師縉紳以為準的既歷職貴顯國  
典朝章古今疑議後主皆取先臣斷決焉

拓跋氏元魏

南宮靖一宋

北朝之興始于拓跋之魏自詰汾以前奄宅幽方世為君長典  
于喪亂中原雲擾於是拓跋鬱律始有并吞中夏之志焉什翼  
犍繼之征伐四克威震蠻荒始改都立號恢復大業東自穢貊

西及破落那莫不款附拓跋跬嗣位稱號魏王於是建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而國始大矣魏之史臣醜其世本鮮卑乃上引黃帝茫昧無證之事以釋拓跋之姓下引天女迂談不經之說以紀神元之生至今讀史者囿于所欺迄千餘年而莫之辯正吁亦惑矣

明元帝

嗣

魏 收

北齊

太祖英雄北驅朔漠末年内多釁隙明元抱純孝之心逢梟獍之禍權以濟事危而獲安隆基固本内和外輯以德見宗良無愧也

北史曰明元承運之初屬廓定之始于時狼顧鸚跽猶有窺覷加以天賜之末内難尤甚帝孝心馥畧權正兼運纂業固基内和外撫終能周鄭款服聲教南被祖功宗德其義良以遠矣

魏

道武帝高祖

拓跋堅

魏 收

北齊

晋氏崩離戎羯乘釁僭偽紛紜豺狼競馳太祖顯晦安危之中屈伸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剪方難遂啓中原朝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栖遑不暇外土而制作經謨咸存長世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寶為之嗚呼

崔浩

魏 收

北齊

崔浩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

於子房也屬太宗為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  
區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  
自全豈烏盡于藏民惡其上將噐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  
遭斯酷悲夫

崔浩

秦少游

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以晦至智而守以愚與物  
並遊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資智穎然獨  
出不與衆為偶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  
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且謂稽古過之以愚觀之活曾  
不及苟賈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於漢荀攸賈詡之於魏浩

之於元魏運籌制勝筭無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  
房與韓信蕭何為三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  
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顧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關中兵乃行少傅  
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了無矜伐不平之意故司馬以為無  
智名無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苟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彼謀  
謨帷幄時人子弟莫知其言詔亦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皆以令  
終故陳壽以為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願聞君子之道者也  
浩則不然其設心措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  
死浩既有力而奏五實元歷章尤誇誕妄詆古人所撰圖書至  
鑄石道傍以彰直筆明哲之所為固如此乎正孟子所謂小有

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盆成括之流也以此  
論之浩曾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  
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子房始游下邳  
受書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則其術蓋出  
於道家若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慧星之滅晉與  
夫兔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為矯誣之言  
則其術蓋出於陰陽之家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用子  
房之謀棄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于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  
昌破蠕七平阻渠牧犍於涼州惠帝得不廢本子房之謀而太  
武為國副主亦自浩發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為子房而  
不知所以為子房者歟

奚斤叔孫建

魏 收 北齊

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克乎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崑之責已  
赦封尸之效靡立而恩禮隆渥沒祀廟庭叔孫建少展誠勤終  
著庸伐治邊有術威震夷楚俊建之子委節太宗義彰顛沛察朱  
提之變有日殫之風加以柔而有正見美朝野可謂世不乏賢  
與

李順

魏 收 北齊

李順器宇才識一時推重謀宣中國氣折外蕃所以世祖垂心  
而崔浩側目敷式兄弟順之子威均並高憲風度恢雅夙重朝列

而遭隋有命報施俱爽嗚呼以茲盛德克廣其猷宗緒扶疎人位盛顯可謂李雖舊族其世維新矣

太武帝燾

魏 収北齊

世祖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險夷掃統萬平秦隴翦遼海盪河源南夷荷擔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華其為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紫光邁百王豈非神馭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則釁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

高允

魏 収北齊

依仁游藝執象守誥其司徒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慶死怡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已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石綽允之孫學洽有聞聿修之象也

高祖孝文帝宏

魏 収北齊

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闢壤經世咸以威武為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緒早著獻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已玄覽獨得着目不言神契所標固已符於冥化及躬揔大政一日萬幾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至夫生民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內

生民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畧愛竒好士視下如傷後已  
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謚也

高祖孝文帝

南宮靖一宋

孝文夙著令聞及躬總大政日不暇給東征西伐所向風靡而  
又愛友諸弟終始無間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焚  
圖識之書禮比于之墓虚心以訪安民之術責已以答上天之  
譴雅好讀書手不釋卷坐輿據鞍講論經理劉芳李彪以經術  
進崔光邢昺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聞習詞翰者莫不縻以  
好爵文風爛然其治行之美江左五朝莫能及也惜其處人倫  
之間馮后既廢而復入不當立也則過於牽制復置宮中太子

恂既廢而悔過所當察也則竟聽讒言直昇以死文明太后既  
非已出又嘗手鳩顯祖此不共戴天之讐也即不忍考詰亦宜  
以權絕之比其喪也擗踊哭泣視父喪殆過焉而人理天理之  
大遂致顛倒紊亂而莫正嗚呼父子夫婦之失德此夷狄之常  
而孝文於魏號賢明之主則又不當以夷狄之君例論者故後  
之欲成人之美者每于斯而太息焉

宣武帝恪孝明帝翊莊帝子攸前廢帝恭後廢帝朗

出帝

修

南宮靖一宋

宣武委任小人濁亂國政魏氏基業衰矣孝明幼冲靈后稱制  
穢德彰聞賞罰乖舛造寺殫費力屈人疲盜賊蜂起封疆日蹙

享國不永非天意乎靈后鳩殺明帝立未言之兒爾朱榮引兵  
渡河以討賊為名殺太后及幼主遂迎莊帝勤於政事朝夕忘  
疲是志方銳而翱翔外藩者已側目矣大猾既除餘根尚在爾  
朱兆囚莊帝而弒之奉廣陵王恭即位是謂節閔帝手改赦文  
頒之海內中外翕然咸稱明主然是時高歡已起於信都誅爾  
朱兆推渤海太守元朗以主號令是謂廢帝而節閔坐憂辱矣  
廢帝之興國事盡由高歡未幾又以廢帝疎棄逼遜大位而國  
歸武帝焉武帝鑒前車之覆轍雖銳然有除姦之心然逞一朝  
之忿棄累葉之基捨高歡之親厚就宇文之疎薄甘心出奔自  
絕大位於是高歡改立清河王之子善見而魏之境土自此裂  
而為二矣

李孝伯李冲

魏 收 比齊

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鑿畧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  
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參心膂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  
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已優乎安世識具通雅  
時幹之良李冲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  
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  
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爾朱榮

李延壽 隋

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冲女主南向始則于忠專

恣繼以元義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群飛之漸逮于靈后及政宣淫于朝傾覆之徵於此至矣爾朱榮緣將帥之列籍部衆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有匡頽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功及夫擒葛榮誅元顯戮邢果剪韓婁醜奴寶劄咸梟馬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末跡凶忍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謀難之宰國之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實指縱兆為戎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跋扈廢帝立主迴天倒日翦剝黎猷割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自已天下之命懸於數胡喪亂弘多遂至於此豈非天將去之始以其定終于惡稔以至於殄滅抑亦魏紆其難齊以驅除矣

北齊

神武

高歡

李北藥

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畧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焉統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獲勳舊每有文教常慙慙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于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廝養有虛聲無實著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畧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



八牛論  
恕愛士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南威梁國北懷蠕蠕規畧遠矣

北齊總論

魏徵唐

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畧伐叛柔遠于時  
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  
景如拉枯故能氣懾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  
因累世之資應樂推之會地居當壁遂遷魏鼎懷謫詭非常之  
才運出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  
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  
疆場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念  
作狂為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及後其得壽終幸也孝昭地逼

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罕籠區域奄一函夏  
享齡不永勩用無成若使天假之年足使秦吳盱食武成即位  
雅道陵遲昭襄之風摧焉已墜消平後主外內崩離衆潰於平  
陽身禽於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亦可揚摧觀夫  
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  
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  
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  
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  
帑藏輸稅之賦未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前王用之而  
有餘後王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

其焚溺信賞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  
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已雕墻峻宇醜酒嗜音屢肆變於  
宮園禽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  
既不軌物又暗於聽受忠信不聞萋菲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  
如順流佞闖處當軸之權婢媼擅回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  
刑剝斲被於忠良祿位加于大馬讒邪並進法令多門持瓢者  
不止百人搖樹者不惟一手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  
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  
白日以自保馳倒戈之旅控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  
非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與又聞齊自河清之後

逮於武平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嬪媵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  
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  
足之數既窮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過曆不亦  
難乎是齊之敗亡蓋亦由人非為天道也

斛律金

子光

李比藥

隋

斛律金以高祖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志成此大功故能  
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觀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  
誅夷既處威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沉毅之  
姿戰術兵權暗同韜畧臨敵制命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  
四紀以高祖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代屢挫兵鋒

而秦寧已還東隣侵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用  
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  
則罕有全城齊人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  
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為趙  
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收死趙滅其諫誅光者豈  
秦之反間耶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為強隣滅讎  
嗚呼後之君子可為深戒

高乾封隆之

李北藥

高封二公無一人尺土之資奮臂而起河朔將致勤王之舉以  
雪莊帝之讎不亦壯哉既克本藩成其讓德異夫韓馥備交紹

之威然力謝時雄才非命世是以奉迎塵旆用叶本圖高祖  
之遂成霸業重以昂之膽力氣冠萬物韓陵之下風飛電制  
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但以非穎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  
寄有所未見露其啓疏假手天誅在濫之極莫過于此子繪才  
幹可稱克荷堂構奕世載德斯為美焉

楊愔

李廷壽

楊愔雅道風流早得標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亂虐之世當機  
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托六尺之孤旬朔未幾  
身亡君辱不能送往事居觀幾衛主退不能保身全名辭寵招  
禍朝廷之釁既以仗義斷恩猜忌之徒無容推心受亂是知變

通之術非所長也

邢邵

李廷壽

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真情無飾智疏通簡易罕見其人足為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俊之謗言執侯景之姦使昔人稱子孟軻為勇於文簡公見之唯嘗短崔暹頗為累德阮藉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

魏收

李廷壽

伯起少頗疎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鬱為偉器學博今古才極縱橫體物之旨尤為富瞻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鈞深致遠但

武帝

令狐德棻

自東西否隔二國爭疆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均疆場之事一彼一此高祖纂業未親萬幾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維新內難既除外畧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已勵精勞役為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修富民之政務絕兵之術乘讎人之有釁順大道而推亡五年之間大勳斯集摠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阡危盛矣哉其有成功者也若使翼日之瘳無爽經營之志或伸贖武窮兵雖見譏於良史雄圖遠畧足方駕於前王者與

北周史斷

南宮靖一宋

北周起于宇文泰自元魏擾亂孝武西奔遂挾天子而令之披  
草萊立朝廷其為君為國也微矣然卒能取威定伯以弱為強  
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而又得蘇綽之奇才  
修一代之文物依周禮而建六官搜人才以為牧守作九命以  
叙官爵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稍有可觀者惟宇文氏耳然泰  
既鳩孝武又黜廢帝迹其所為特亂賊之魁首視賀六渾高歡  
有慙德焉史謂其功業如此能以臣終吾誰欺欺天乎迹魏自  
孝武西奔以來宇文泰居西高歡居東皆能變家為國然賀六  
渾為人朴質一時文物雖不逮周而其悔過事君之心實勝焉  
宇文黑獺為人譎詐一時文物雖遠邁齊而其廢君弑主之罪

實浮焉權其輕重而論之則高歡之用心或者其尚可取耳高  
歡臨終之時猶拳拳於其君宇文垂死之夕惟恋恋於其子則  
其心槩可見矣宇文覺以冲齡嗣霸是為閔帝立國之初權歸  
於護雖負剛強之姿終致蕭牆之禍明皇繼之厥鑒不遠懲前  
車之覆轍芟除而勦滅之宜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旅大權猶  
惣於護既不能翦夷禍根而又資以兵柄虎而傅翼自殞其軀  
哀哉宇文護再行弑逆而魯國公扈踐祚是為武帝慮謀深遠  
以蒙養正及誅護後始親政事聽覽不倦天性明察布德立行  
皆欲度越前人身衣布袍綿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  
十數勞謙接下壹壹忘疲專崇儒術老釋兼罷以海內未康校

兵訓武步行出谷履涉艱苦故能得人死力以弱為強及入齊境雖殘傷苗稼者亦皆以軍法從事數年之間克平齊土盛矣哉其有成功也齊平之後撤宮室之華侈省妃嬪之員數雕琢之物悉賜貧民信可謂善處勝矣而適嗣子之非才昧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捶楚期於懲肅豈若是乎宣帝即位之初肆行兇虐季父至親一旦殺之如斃犬豕喪僅踰年恣情聲樂魚龍百戲旁午殿內自是而後遊宴沉湎旬餘不出百官奏事悉倚宦者五后並立紀綱蕩然得保首領已云幸矣靜帝衍越自幼冲紹茲衰亂內外挾孫曹之詐戚藩無齊代之強楊堅談笑遂移神鼎嗚呼宇文黑獺親弑孝武黜辱廢帝把握魏政踰二十年至其子覺遂篡取之得國不三四年二主俱被殺戮未及三十載楊堅遽奄有其國且畫宇文之裔俾無遺種積惡之報良可畏夫

王罷王思政

令狐德棻

王罷劉峭有餘弘雅未足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勅敵梁人為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述不殞門風亦足嘉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眾抗傾國之師率疲乏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鄰聽雖事窮運蹙城陷身囚壯志

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

蘇綽

令狐德棻

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治定之理於鼎峙之日終能雕琢為樸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擾而內親外附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宜哉

李賢李遠

令狐德棻

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畧從衡忠勇奮發亟推勅敵屢涉艱危而功未書于王府仕不過於州郡及逢時致主策名委質或使煩幕府或契澗戎行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

遇俱縻好爵各著勲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內外位高均重光國榮家花萼連暉椒聊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焉自周迄隋鬱為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太祖初崩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遠之子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恐威權之已去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疏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詐嫌隙既兆豐致因之啓冢宰無君之心成閔皇廢弒之禍植之由也李遠既闕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是誅夷非為不幸

王褒庾信

令狐德棻

周氏創業運屬凌遲纂遺文于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  
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  
務存實科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  
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單車電邁渚宮雲撤爾其荆衡  
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  
牢籠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厖  
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  
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庾信之  
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  
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節衛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  
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  
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性情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隨  
廣雖詞賦與表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精要舉其大  
抵莫不以氣為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據六經百氏  
之真華探屈宋卿雲之秘奧其調尚遠其言在深其理貴當其  
詞欲巧然後瑩金聲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  
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  
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士行所謂難能  
足以逮意矣

隋 高祖文帝 楊堅

魏 徵 唐



高祖龍德在田竒表見異晦明藏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戚之  
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謀未為當時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  
憤惋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朞月尉固舉齊之衆一戰而  
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也乘茲機運遂遷周鼎于時  
蠻夷滑夏荆楊未一劬勞日昃經營四方樓舡南邁則金陵失  
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  
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蒙論功不能尚  
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徃  
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凌弱衆  
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  
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但素無術學不能盡下無寬仁  
之度有刻薄之資暨夫暮年此風逾扇又雅好符瑞暗於大道  
建彼維城權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適行聽哲婦之言惑邪臣  
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  
剪伐本枝墳土未乾子孫繼踵屠戮松檟纒列天下已非隋有  
惜哉迹其衰敗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  
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為不幸也

文帝

顧充

嘗觀綱目書太子贊納妃楊氏所以著普六如三字姓堅得政之  
始贊之殂也劉昉輩引以輔政秉曙星之照藉后父之威而不

人物論  
臣之跡暴于行路天時人事漸歸堅固負騎虎之勢者由是朱  
扉一開燕雀駢集或以燹火奉以金帶遺或以應天受命勸進  
一旦以一男子偷竊位號而宇文之族影滅跡絕蕩無炊煙矣  
欺孤兒以致天下奪寡婦而登神器嗟哉世不多竇氏女孰為  
救舅氏之患哉是時江左未平南北未混乃命賀若弼救京口  
韓擒虎拔豫州師入建業遂併陳氏而四海以為藩籬自茲而  
後克勤理道克儉資費隨才任官信賞必罰制義倉復陳境足  
以繁枯潤涸而叛降相繼卻而不納一節深為得體故百姓繁  
庶中外奠安大隋皇帝乃真皇帝也突厥上書江東分王三百年而  
坐收版藉遠撫長駕豈偶然與然日不悅詩畫而用法益峻愛

不全父子而宰制婦人至其晚年暗於付託陳夫人有更衣之  
拒而始信獨孤之誤蕭吉二千二百之上蓋亦有以覘其終矣

高頻蘇威

魏徵唐

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感正心直道弼諧  
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  
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思布堯心舟楫是寄塩梅斯在兆庶賴以  
康寧百僚資而輯睦年將三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  
忠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冀  
克終厥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惜矣邳  
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榮

寵又處機衡多所指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  
弘曠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  
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  
庶予遠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  
亦此之由也

蘇威

方遜志明

隋之亡也非甲兵少而財用竭朝廷無知義之士而莫為之死  
也輔相舊臣惟一蘇威拜伏舞蹈勸進頌美於群盜而不以為  
愧威在文帝富貴已極寵遇已厚國危主辱力不能救則朝服  
立朝數羣盜之罪而以身死之使覬覦之徒知君臣之分不可

犯豈非大丈夫哉惜死而不忍決屈身於羣盜其辱甚於死而  
威不悟然人不至於死不止也與其耻辱而生孰若速死之為  
善乎威事功殆亦有可取使死得其所固隋之名臣也一陷于  
非羨身名俱喪天下至今羞稱之則其生也適所以為累豈不  
悲乎雖然威固不善處其身矣而隋之處其群臣者亦有以致  
之古之人必以禮貌待其臣豈偽為已哉養其氣而厲其節平  
居則有犯顏忠諫之益不幸而臨禍患則可殺而不可辱寧舍  
其生而不敢負國隋氏父子之遇群臣詐寵而威役之雖將相  
之貴少有疑隙則箠殺於殿庭之間凡仕於其時者皆挫辱之  
餘無恥之人氣不足以有為節不能以自守其屈身於盜賊固

勢使之然豈足深怪哉不以君子待之而能以君子自為者惟君子為能素以小人待之而欲望其為君子之事此中人所難也於蘇威何惑哉

評 讀公論索繁蘇威則公平日所自處可識矣不獨雌黃古人已也

韓擒虎賀若弼

魏 徵 唐

夫天地未泰聖哲啓其機疆場尚梗爪牙宣其力周之方召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為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

韓擒虎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逾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倣儻英畧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綽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匪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其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畧並為當時所推赴赴干城難兄難弟矣

楊素

魏 徵 唐

楊素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畧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

聖掃妖氛於牛斗江漢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  
險靖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專以  
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石  
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  
禍敗之原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墳土未乾闔門  
殂戮丘隴廢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  
災必自及其斯之謂與

王通

尹起莘明

先儒謂王通為隱君子使其教授河汾著書講道以沒其身何  
不可之有而必欲鼓瑟於齊王之門自取絀辱是豈席珍待聘  
之君子哉

王通傳

柯維騏明

王通字仲淹其先大原祁人遭永嘉之亂東遷後乃于河汾家  
焉世治儒業至六代祖玄則益以儒顯仕宋終國子博士嘗著  
時變論七篇言化俗推移之理甚悉江左號王先生玄則以下  
繼仕不絕亦咸有述作曰隆者通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  
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隆因賜對言曰陛  
下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出令  
昌樂絳氏東川秩滿不仕四年隆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  
是年生通九年江東平隆嘆曰王道無序天下何為而一手通

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  
有茲嘆也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于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  
之遂告以元經之事十八年隆宴居歌伐木而召通曰爾來自  
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在三之羨師居一焉小子免  
旃通於是游學四方蓋受書于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  
禮於河東閔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  
者六歲仁壽一年通冠矣慨然欲濟蒼生西遊長安隋文帝召  
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畧凡十有二策以正始為先下於  
公卿皆不悅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  
兮遠遊帝畿忽逢帝王兮隆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與太

平之基時異世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勞身西飛再  
徵之不至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司徒楊素勸之仕答曰通有  
先人敝廬可以庇風雨薄田可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  
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通纂述六  
經九年而就其言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  
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替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  
後王之失自年十五即為弟子師河南董常太山姚象京兆杜  
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  
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咸北面受王佐之道  
其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隋季通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

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明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失守通寢疾嘆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命也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越七日卒年僅三十有三云通講學之暇負耒躬耕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且庶人職也楊素遺以食經曰含糗羨藜吾安用之縣令欲廣其舍曰吾不可勞人而逸已里人化之而爭為息焉其卒也門弟子議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曰文中子然續經世不傳僅傳中說蓋與其徒問答多格言云子福郊福時論曰王通隋代名儒蓋楚荀卿漢董仲舒之倫也通之言曰通於夫子受罔

罔之恩其徒乃云仲尼既沒文不在茲杜淹復援史遷尊仲尼羨例作文中子世家則尊之過矣要之儒林列傳豈宜闕通或謂太尉長孫無忌憾其弟御史凝而故抑之不知通之樹立論著自足傳不朽無待史氏揄揚也由通觀之君子務自修而已惡用附青雲之士乃能聲施於後世哉

文中子

焦 竑

文中子動以孔子為師其見地甚高志甚大或以模擬太過病之非也此如世人有所慕悅則其舉止言動不覺盡似之以其精神所注故也不然詩祖李杜文祖遷固未有非之者獨訾文中子之法孔子乎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

無其人則幾於瞽說矣王績有負苓者傳陳叔達有答王績書  
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  
興元經以定真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  
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後司空圖皮日  
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鑿也如此咸獨臆斷其無  
可乎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蓋中說之行久  
矣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  
惟阮逸本有之又阮龔二本時有異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  
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嚴子陵釣  
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民無得而稱焉龔本

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依董常而  
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豈逸不無增損於其間遂啓後世之疑  
邪

### 太白丈人傳

宋 濂明

文中子學既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欲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  
古建太平十二策與河東薛收西遊長安見隋君道經太白山  
息于灌木之陰有丈人自東來緼袍無表顏色腫噲肩負束芻  
去文中子僅十步弛擔箕踞而坐兩手搔爬眼視雲漢若四傍  
無一人者搔已芻指文中子謂收曰彼鳳頸龜背鬚垂至腰者  
為誰收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王通耶曰然曰將何之曰夫



子憂世未治以策西見隋君耳丈人大笑不止文中子異之乃  
搥衣趨前揖而問曰丈人何哂通也豈通未聞先王之道不足  
以咸和萬民乎丈人曰不然也豈八埏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  
一士之舌可盡乎丈人曰不然也豈上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下  
民不當見太平之行乎丈人曰不然也曰三者既非敢問丈人  
所哂者何事耶丈人曰嘻何子愚之甚也夫具人之體服人之  
衣食人之粟脫使稍有知孰不欲堯舜君民哉是有道焉不可  
苟而就也文中子曰其道何如丈人曰道有三其上焉者燮和  
乾坤經緯星辰樞機四時輶轄五行執天之德以牖帝明以達  
帝聰然其自任以斯道之重非人君北面而事之不復輕出出

則必為帝者師若堯之君疇舜之務成昭禹之西王國是已其  
次焉者以六合為一家以四海為翰蕃以五嶽為封鎮以元后  
為父母以臣隣為伯仲以蒸庶為赤子煦以深仁財以正義防  
以峻禮陶以至樂威以嚴刑式以庶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  
亦不輕於自試必待王者致敬盡誠而後起而佐之否則樂耕  
漁以終其身若湯之伊尹周之太公望是矣其下焉者則徜徉  
居束嬸呶訾粟斯不遠千里銜已求媚君門如天無路可陟俯  
伏闕下魄遁神疲闔隸見訶不敢出氣此不自重惜而循時射  
利者之所為若齊王之門操瑟而售者是已自子之西來也欲  
為君疇務成昭西王國乎欲學伊尹太公望乎抑欲同售瑟于

齊王之門者乎子鬚眉具在寧不知所自處也且子獨不聞之  
三家之市有處子焉必待行媒始知名又必待納采問名納  
吉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始成婚不然是奔也雖國人皆知賤之  
矣子今負策而干進恐與不待聘而奔者無大相遠也况隋君  
天性沈猜不悅詩書廢棄學校殺戮元勳溺寵廢嫡惟婦言是  
用惟刻薄毒痛之法是崇是嗜蕭牆之禍起在旦夕子尚欲行  
王道乎言暴虐于湯武之世必見誅談仁義於桀紂之朝必見  
出何也時不同也子如解吾言即請東轍毋面向不然則子其  
行哉文中子曰丈人之論至矣通何敢不敬承明訓然竊有疑  
焉願丈人卒教之也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於諸國栖栖遑遑

如齊家之狗至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而卒不  
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丈人教通以不仕然則孔子不  
足法與丈人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  
孔子一等則可其所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孔子耶抑下孔  
子一等者耶昔魯男子蓋學柳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學其可  
也予聞子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典問禮於閔子明正樂於  
霍汲考易於王仲華而其智顧出魯男子下予竊為子不取也  
夫不察時而冒進謂之瞽施之不當其可謂之愚不度德量力  
而強行謂之固枉已從人謂之賊淪溺偃回而弗止謂之淹瞽  
則不達愚則不周固則不變賊則不成淹則不掩是五垢者子

皆躬蹈之宜乎有疑於予予去子矣丈人言畢負芻而行文中  
子面如死灰遠望丈人南行不見其背目猶不暫捨薛叔進曰  
夫子何慕之深耶叔聞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  
子不聽彼丈人不過姦言而辯者爾初未聞先王之道夫子衝  
冒霜露跋涉而至此終不因其說而中返乎文中子遂行至隋  
隋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二策上之隋君下公卿諫公  
卿多不悅文中子退而嘆曰丈人其至人哉於是賦東征之歌  
著續經數萬言君子曰甚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賢操經綸  
之具施之天下何不可者而丈人方詆其自售斷斷不恕况其  
下者乎甚哉出處之難也



